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歧路燈
第十四回 碧草軒父執讜論　崇有齋小友巽言

話說時序遷流，譚孝移歿後三年，紹聞改凶從吉，早已十六歲了。面貌韶秀，漢仗明淨。爭奈舊日讀的書籍，漸次忘記。從侯冠玉讀書這三四年，悠悠忽忽，也不曾添上什麼學問。兼且人大心大，漸漸的街頭市面走動起來，沾風惹草，東遊西蕩，只揀熱鬧處去晃。母親王氏，是溺愛信慣久了。侯冠玉本不足以服人，這譚紹聞也就不曾放在眼裡。王中直是急得心裡發火，欲待另請先生，爭乃師娘在主母跟前，奉承的如蜜似油，侯冠玉領過閃屏後的教，又加意奉承。比及三年，仍了舊貫。這德喜、雙慶都有小進奉兒，也每日在王氏面前，誇先生好工夫。

一日清晨，天中叫趙大兒對奶奶說，有一句話商量。王氏坐在樓下，叫趙大兒去喚王中，問是說什麼哩。王中站在樓門說道：「屢年咱家在孝服中，不曾請客。如今孝已換了，該把婁爺、孔爺、程爺、張爺、蘇爺們請來坐坐，吃頓便飯。一來是爺在世時相與的好友。二來這些爺們你來我去，輪替著來咱家照察，全不是那一等人在人情在的朋友。今咱家整治兩桌酒，請來叫大相公聽兩句正經話，好用心讀書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說的極是。這曲米街舅爺也是該請的。」王中道；「自然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與閻相公定下日子，家裡備席就是。」王中因到賬房，叫閻楷寫了請帖，王中去投。請的是婁潛齋、孔耘軒、程嵩淑、張類村、蘇霖臣，連王春宇、侯冠玉七位尊客。

到請之日，打掃碧草軒，擺列桌椅，茶鐺，酒爐。料理停當，單等眾客惠臨。到了巳時，孔耘軒同張類村到，譚紹聞躬身相迎。少時，婁、程、蘇三人到了，紹聞也迎到軒上，五人各敘寒溫。等了一大會，王春宇到。將近上席時節，侯冠玉推故不來。－－原來侯冠玉聽的今日所請之客，俱是端人正士，學問淹博，自己的行徑本領，瞞得王氏，如何瞞得眾人？到了一處，未免有些如坐針氈的景況，所以推故不來。這王春宇聽眾人說話，也不甚解，只是瞠目而視，不敢攙言，因說紹聞道：

「外甥兒，你親自請你先生去。」也是想著侯冠玉來，一向混熟的人，好接談一兩句話的意思。

紹聞領舅的命走開。王中便站在門邊道：「我家大相公，自從俺大爺不在之後，氣局不勝從前。少時，爺們孽畫幾句話兒，休教失了大爺在日門風。」潛齋道：「久有此心。一年來幾回，總未得其便。今日自然要說他哩。」又向眾人道：「大家齊說說，不失了孝老舊日相與的深情。」

話猶未完，紹聞請的侯冠玉到。眾人離座相迎。行禮畢，讓座，程嵩淑道：「天色過午，盤盞早備，爽快一讓就坐罷。」張類村一定讓侯冠玉。侯冠玉道：「序齒該張老先生坐，序爵該婁老先生坐，晚生豈敢討僭。」張類村是個古板學究，堅執不肯，侯冠玉謙而又謙，彼此讓了多時。程嵩淑發急，便道：

「類老不必過執，不如尊命為妥。」類村方就了首座，潛齋次座。東席是孔耘軒首座，程嵩淑次座。西席是蘇霖臣首座，侯冠玉西邊打橫。王春宇作半主之道，東席相陪。紹聞就了主位。

珍錯肴核，不必瑣陳。

少頃席畢。吃完茶，院中閒散了一會。每桌又是十二個酒碟，安排吃酒。依舊照坐。婁潛齋吃了兩杯，便道：「紹聞，今日請我們吃酒，本不該說你。但你今日氣質很不好，全不像你爹爹在日，這是怎的說呢？」紹聞把臉紅了，說道：「先生教訓極是。」德喜兒又斟了一巡酒，蘇霖臣向程嵩淑道：「嵩翁，這酒味極佳，可多吃一杯兒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霖老真以酒漢視我麼？今日碧草軒飲酒，諸舊好俱在，譚孝老已作古人。

今昔之感，悽愴莫狀。欲形諸嗟歎，卻又非酒筵所宜。我也不過在此強坐而已。」蘇霖臣道：「程兄說的是。弟不過代相公勸酒耳。」但程嵩淑說諸公俱在，譚孝移已作古人這句話，卻觸痛了王中心事，淚盈眼眶，不敢抬頭。程嵩淑猛然瞥見，忽然說道：「取大杯來成要吃幾杯。」孔耘軒道：「霖兄先讓的，惹下老哥，何以忽然又要大吃？」程嵩淑道：「耘老有所不知，我心上一時要吃幾杯。」原來王中痛情，被程公窺見，及看譚紹聞時，卻又不見感容。這里程嵩淑已是惱了，卻不便說出，因此索大杯吃酒。德喜斟了一大杯，放在面前，又斟了小杯一巡。張類村道：「管家斟茶罷，我不能吃，只在此吃茶陪坐罷。」

程公舉起大杯，呷了一口。忽聽婁潛齋說：「今科擬題，有『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』一節的話。」因問紹聞道：「老姪，我且問你，『繼志述事』這四個字，怎麼講？」侯冠玉道：「這是你昨日講過的。你省的，你就說；你不省的，聽列位老先生講。」

這紹聞是眼裡說話的人，便接口道：「小姪不省的。」王春宇當是眾人講起書來，推解手去看姐姐，走訖。－－席上走了不足著意之人，眾人也沒涉意。程公說道：「老姪，令尊去世之日，我在山東，未得親視含殮。後來撫棺一哭，你也大哭，我如何說你來？令尊只親生你一個兒子，視如珍寶。令尊在世之巳你也該記得那個端方正直，一言一動，都是不肯苟且的。直到四五十歲，猶如守學規的學生一般。你今日已讀完《五經》，況且年過十五，也該知道『繼志述事』，休負了令尊以紹聞名字之意，為甚的不守規矩，竟亂來了呢？如前月關帝廟唱戲，我從東角門進去看匾額。你與一個後生，從廟裡跑出來，見了我，指了一指，又進去了。我心中疑影是老姪。及進廟去，你擠在人亂處，再看不見了。這是我親眼見的。你想令尊翁五十歲的人，有這不曾？你今日若能承守先志，令尊即為未死。你若胡亂走動，叫令尊泉下，何以克安？我就還要管教你，想著叫忘卻不能！」潛齋道：「於今方知吹台看會，孝老之遠慮不錯。」張類村道：「譚大兄在日，毫無失德，世兄終為全器。此時不過童心未退。能知聆教，將來改過自新，只在一念。諸兄勿過為苛責。」蘇霖臣道：「嵩淑可謂能盡父執之道，敬服之至。始知一向以飲酒相待，真屬皮相。」侯冠玉也道：「紹聞，我一向怎的教訓你來？你再也不肯聽。」侯冠玉這句話，譚紹聞幾乎反唇，只因眾父執在座，吞聲受了。這也是侯冠玉在譚宅緣法已盡，一句話割斷了三年學的根子。

遲了一會，酒闌人散，紹聞躬身送出衚衕口。回到家中，把臉氣的白白的。王氏慌了，問道：「怎的頭一遭陪客，就惹的氣成這個樣子？」問了半天，紹聞道：「我肚裡疼。」王氏越發慌張，說：「我與你揉揉罷。你是怎的？你舅說，先生們與你講書哩。是怎的了。」紹聞抱著肚子說道：「我一向原沒讀書，婁先生、程大叔說我的不是，是應該的。這侯先生兒，趁著眾人，說他每日教訓我，我不聽他。他每日看戲、賭博，就不說了。我到學裡，十遭還撞不著一遭。這幾年就是這個樣子。自今以後，我要從程大叔讀書哩。」王氏又問道：「你丈人沒說啥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沒有。」王氏叫德喜問道：「你每日在學伺候，對我說先生好；到底先生近日是怎樣的？」德喜道：「先生近日斷了賭了。」王氏又問王中道：「侯先生還賭博麼？」王中道：「大相公知道，難說奶奶不知道。」王氏道：「我怎的知道！德喜、雙慶每日對我誇先生好工夫，都是哄我哩。先生既每日賭博，學生還讀什麼書哩？明日開發了罷。

冰梅，你與大相公開鋪，打發他睡，我去與他弄姜茶去。」

婦人性子，說惱就惱，也顧不得乾姊妹之素情，弟婦曹氏作合之體面，這供給竟不送了。侯冠玉看事不可為，還等討完束金，扣足糧飯以及油鹽錢，依舊去劉旺家住去。撇下衚衕口房子一處，王中只得鎖了門戶。

正鎖門時，只見婁宅小廝叫道：「王叔，俺家大相公來拜，在門前候的多時了。」王中連忙到家，對小主人說知。及至前院，閻相公早已讓至東廂房坐下。原來譚孝移靈柩，占了正廳，管待賓客，只在二門裡東廂房裡。

譚紹聞整衣到了東廂房，說道：「失迎，有罪。世兄進學，恭了大喜。弟尚未與先生叩喜。」婁樸道：「蒙老伯作養，今日寸進。煩世兄開了正廳，到老伯靈前叩頭。」紹聞吩咐王中，開了正廳門。婁樸穿了襴衫，詣靈前起？」四拜。紹聞陪禮，自不待說。行禮已畢，婁樸道：「煩到後院伯母上邊，稟說行禮。」紹聞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婁樸道：「昔年在此讀書，多蒙伯母照理，今日應當磕頭稟謝。」紹聞叫德．喜兒樓上說去。少頃，只見德喜兒到前廳說：「請婁相公。」紹聞陪著婁樸，到了樓下。見了王

氏，行起叩禮，王氏不肯，受了半禮。說道：

「你兩個同學讀書，今日你便新簇簇成了秀才，好不喜人。」婁樸道。」府縣小考，世兄丁憂未遇，所以院試不得進場。」這說得王氏心中歡喜，便說：「讓相公前邊坐。」紹聞陪著，仍到東廂房。須臾，酒碟已到。酒未三杯，早是一桌美饌。吃畢，婁樸辭去，紹聞送至大門，說道：「容日拜賀。」婁樸回頭道：「不敢當。」遂上馬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王氏在樓下說：「福兒，你去叫王中來。」紹聞吩咐雙慶兒去叫。少頃，王中到了，王氏道。」昨日婁宅新秀才來拜。也該備份賀禮，叫大相公去走走。」王中道：「是。」

王中協同閻相公到街上，備賀禮四色－－銀花二樹，金帶一圍，彩綢一匹，杭紗一匹。收抬停當，叫德喜兒拿在樓上一驗。王氏說道：「好。」

次日，紹聞叫閻相公開了一個門生帖奉賀，一個世弟帖答拜。宋祿套車，雙慶兒跟著，徑到北門婁宅來。下車進門，婁樸陪著，到了客廳。展開禮物，請師伯與先生出來叩喜。婁樸道：必先生回拜張類老、孔耘老二位老伯，今日同到程叔那邊會酒。」紹聞只得請師伯見禮，小廝去稟。少頃，只見婁畛拄著拐杖出來，說道：「大相公一來就有，不行禮罷。」看見桌面東酉，指道。」這是大相公厚禮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菲薄之甚，師伯笑納。」婁畛道：「我不收，虛了相公來意。只收一對銀花，別的斷不肯收。我回去罷，你兩個說話便宜。」說著，早拄拐杖，哼哼的回去。口中只說：「留住客，休叫走。」

紹聞只得與婁樸行禮，婁樸不肯，彼此平行了禮，坐下。

少頃，酒到。紹聞叫移在內書房崇有軒裡說話，也不用酒。婁樸吩咐小廝，將酒酌移在南學，二人攜手同到。坐下，紹聞道：

「世兄游伴，就把我撇下。」婁樸道：「世兄守制，所以暫屈一時。今已服闋，指日就可飛騰。」紹聞笑道：「我實在沒讀書，像世兄功夫純篤。前日先生說我，我好不沒趣呢。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，我一定要從程大叔讀書哩。前日先生說我還留情，程大叔接著霹雷閃電，好吆喝哩！我臉上雖受不得，心裡卻感念。程大叔說的，俱是金石之言。」婁樸道：「要從程大叔讀書，卻也難。也不說程大叔家道殷實，無需館穀；但這位老叔，性情豪邁，耐煩看書時，一兩個月，不出書房門。有一時尋人吃起酒來，或是尋人下起圍棋，就是幾天不開交。我前日去與這老叔磕頭，到了書房門，這位老叔在書房彈琴哩。

彈完了，我才進去。見罷禮，誇獎了幾句，勉勵了幾句，說道：

『我有新做的兩首絕句，賢姪看看。』我也不知詩味，看來只覺胸次高闊。世兄若願意從他，我看透了，這老叔不肯教書。

依我說，世兄只把這老叔的話，常常提在心頭就是。」紹聞道：「世兄說的是。」吃完了飯，婁宅只收銀花，別的依舊包回。原來譚紹聞，自從乃翁上京以及捐館，這四五年來，每日信馬游韁，如在醉夢中一般。那日程希明當頭棒喝，未免觸動了天良。又見婁樸，同窗共硯，今日相形見絀。難說心中不鼓動麼？若就此振勵起來，依舊是譚門的賢裔，孝移的孝子。但是果然如此，作書者便至此擱筆了。這正是：

鴻鈞一氣走雙丸，人自殊趨判曝寒。

若是群遵惟正路，朝廷不設法曹官。